

体认语言学视野下英汉“秋”隐喻对比研究

吴 航

浙江工商大学外国语学院, 浙江 杭州

收稿日期: 2026年7月18日; 录用日期: 2026年9月7日; 发布日期: 2026年9月21日

摘 要

本研究从体认语言学视角出发, 以“秋”为核心意象, 比较分析英汉与“秋”相关的隐喻表达。研究表明, 英汉“秋”隐喻在人生衰老、收获成熟与感伤怀旧等意义上具有共性, 同时在目标域选择和情感倾向上呈现出一定差异; 两种语言内部均表现出丰富的隐喻意义与情感取向。隐喻的生成既源于共同的身体-环境经验, 也受到文化传统、语言习惯和具体语境等多重因素的共同影响。本研究遵循“现实-认知-语言”的体认语言学路径, 揭示了英汉“秋”隐喻的认知基础、文化影响及其多样化特征。

关键词

秋, 概念隐喻, 体认语言学

A Contrastive Study of Metaphors of “Autumn” in English and Chinese from the Perspective of Embodied-Cognitive Linguistics

Hang Wu

School of Foreign Languages, Zhejiang Gongshang University, Hangzhou Zhejiang

Received: July 18, 2026; accepted: September 7, 2026; published: September 21, 2026

Abstract

From the perspective of Embodied-Cognitive Linguistics, this study takes “autumn” as its core image and conducts a comparative analysis of metaphorical expressions related to “autumn” in English and Chinese. The findings show that English and Chinese “autumn” metaphors share common meanings associated with old age, harvest and maturity, as well as melancholy and nostalgia, while also

文章引用: 吴航. 体认语言学视野下英汉“秋”隐喻对比研究[J]. 现代语言学, 2026, 14(9): 566-577.

DOI: 10.12677/ml.2026.149956

displaying certain differences in target-domain selection and emotional orientation. At the same time, both languages exhibit considerable diversity in metaphorical meanings and affective tendencies. The generation of these metaphors is grounded in shared bodily-environmental experience and is also shaped by multiple factors, including cultural traditions, linguistic conventions, and specific contexts. Following the “reality - cognition - language” framework of Embodied-Cognitive Linguistics, this study reveals the cognitive basis, cultural influences, and diversity of “autumn” metaphors in English and Chinese.

Keywords

Autumn, Conceptual Metaphor, Embodied-Cognitive Linguistics

Copyright © 2026 by author(s) and Hans Publishers Inc.

This work is licensed under the Creative Commons Attribution International License (CC BY 4.0).

<http://creativecommons.org/licenses/by/4.0/>



Open Access

1. 引言

1.1. 研究背景

自 20 世纪 80 年代认知语言学兴起以来, 隐喻被视为人类从认知视角体验和理解世界的重要概念工具。Lakoff 与 Johnson (1980) 在《我们赖以生存的隐喻》(*Metaphors We Live By*) 中提出的概念隐喻理论 (Conceptual Metaphor Theory, CMT) 指出, 隐喻不仅是构建思维与行动的基础, 亦是丰富语言知识与概念系统的关键途径[1]; Kövecses (2005) 则进一步揭示了隐喻的文化差异性, 认为其源于不同文化在差异体验焦点 (differential experiential focus) 与认知偏好 (cognitive preferences) 上的差异[2]。在此理论基础上, 王寅 (2020) 将认知语言学本土化为“体认语言学” (Embodied-Cognitive Linguistics, ECL), 强调语言基于“现实 - 认知 - 语言”的三位一体生成机制, 尤其凸显了身体与环境互动体验对隐喻生成的重要作用[3]。

古代认知观念, 如“近取诸身, 远取诸物”的原则表明, 人类感知世界遵循由近及远、由具象至抽象、由简单趋复杂的路径——即一切认知活动皆以身体经验为根基, 并将此体验投射并延伸至空间、时间及自然等领域 (沈家煊, 1994; 崔璇和卢卫中, 2017) [4] [5]。从本质上看, 心智与语言意义均源于具身体验 (Lakoff & Johnson, 2002; Yu, 2003) [6] [7], 而隐喻正是实现身体 - 环境体验向抽象概念跨域映射的核心认知工具 (Lakoff & Johnson, 1980; Ungerer & Schmid, 1996) [1] [8]。

基于此, 本研究以英汉两种语言中与“秋”相关的隐喻表达为研究对象, 在概念隐喻理论及认知 - 文化隐喻理论框架下, 系统比较英汉语言中与“秋”相关隐喻的共性与差异, 深入探讨在共同的季节体验基础上, 英汉两种语言如何通过概念映射赋予“秋”多重意义, 并分析身体 - 环境经验、语言习惯、文化传统与具体语境等因素的共同作用, 为体认语言学视角下的英汉隐喻比较提供参考。

1.2. 研究问题

本研究主要包含以下三个研究问题:

- 1) 英汉语言中“秋”的隐喻是如何形成与扩展的?
- 2) 英汉两种语言中“秋”的隐喻有何异同?
- 3) 影响英汉“秋”隐喻表达的因素有哪些?

1.3. 语料来源与研究方法

本研究语料主要来源于北京大学现代汉语语料库(CCL)与美国当代英语语料库(COCA),并辅以英汉经典诗词与散文中的“秋/autumn”隐喻片段。分析先以关键词检索筛选隐喻句例,再按目标域归类,继而追溯感知经验向语言表达的认知转化过程,最后进行跨文化对比。

2. 文献综述与理论框架

2.1. 国内外隐喻研究概述

国外研究方面,自20世纪80年代以来,随着认知语言学的兴起,隐喻被重新定义为一种普遍存在的认知机制,而非传统意义上的修辞手段。Kövecses (2017)提出概念隐喻的多层级结构,包括意象图式、概念域、框架与心理空间四个层次,为深入理解隐喻的认知建构提供了理论支持[9]。在此基础上,大量研究从语言现象出发探讨情感隐喻(如 Yu, 1995; Kövecses, 2000; Ogarkova 等, 2016) [10]-[12]、多模态隐喻(Forceville, 1996; Forceville & Urios-Aparisi, 2009)以及颜色隐喻(Aliakbari & Khosravian, 2013) [13]-[15],揭示隐喻生成过程如何受身体经验影响,同时又受到语言、文化与语境因素的共同调控。

国内研究方面,自上世纪90年代以来,中国学者开始从认知视角系统研究隐喻。林书武(1994)回顾了隐喻研究的最新进展并展望未来趋势[16];束定芳(2000)深入探讨了隐喻的本质及其运作机制[17]。胡壮麟(2004)系统阐述了隐喻的性质与应用[18];刘晓宇和刘永兵(2020, 2022)基于大规模语料库对英汉空间隐喻进行了对比分析,发现共有的具身经验支撑相似性,而认知偏好、文化价值和语言类型差异则塑造了各自的隐喻特色[19][20]。近年来,体认语言学作为认知语言学本土化的重要探索(王寅, 2020) [3],强调语言与认知皆植根于身体-环境的互动体验。在这一框架下,黄兴运与谢世坚(2022)从多源域映射动机出发对“悲伤”隐喻进行研究[21];李文静(2022)以英汉谚语为对象描述了两类语言隐喻谚语的源域与目标域分布[22]。

2.2. 季节隐喻与“秋”意象研究现状

在文学研究领域,“秋”长期以来被视为具有丰富审美意义与情感内涵的季节意象。国内相关研究主要从古典诗词的意象特征、情感表达及具体作家作品等方面展开。杨静(2007)从文化内涵出发,对古典诗词中的秋意象进行了多维解读,指出秋意象既可承载离别怀人、羁旅思乡与人生感叹,也可表现奋发进取和豁达乐观等意义[23]。孙小梅(2011)对柳永羁旅行役词中的季节意象进行了统计,发现秋意象出现频率最高,且常与思乡怀人和羁旅悲愁相联系[24]。桑淑筠(2011)则结合黄景仁的个人经历,分析了其诗歌中秋意象与仕途不畅、远离亲人、羁旅漂泊及身体抱恙等情感体验之间的联系[25]。上述研究说明,秋意象虽然常与悲愁相联系,但其具体意义还会受到作家经历、作品题材与具体语境等因素的影响。

中西比较研究也关注了秋意象在不同文学传统中的表现。史荣丽和刘杰(2009)从意象选择、情感基调及抒情方式等方面比较了中国古代咏秋诗与西方咏秋诗,指出二者既具有共同的审美价值,也呈现出各自的表达特点。该研究将济慈的《秋颂》与中国古代咏秋诗进行比较,为理解中西文学中的秋意象提供了参考。不过,其研究重点主要在文学意象和审美效果,对“秋”如何由季节经验向不同抽象概念扩展,以及语言内部存在的意义差异,尚未作进一步的认知分析[26]。

国外英语文学研究较多围绕济慈的《秋颂》展开,并从不同角度阐释诗中秋意象的丰富内涵。Nemoianu (1978)从动态过程出发分析《秋颂》,指出诗中的秋并非仅表现静态的成熟或哀伤,而是在时间推进、空间转换和观察视角变化中不断展开,体现了秋意象的流动性与复杂性[27]。Patterson (1979)从句法与诗义的关系入手,指出诗歌的语法既可支持有关成熟与自然过程的传统解释,也可支持与之不同的解读,体

现了《秋颂》意义阐释的开放性[28]。Marggraf Turley 等(2012)将诗中的收获景象置于温彻斯特当地的农业生产和社会环境中考察,表明秋意象还会受到具体写作环境与社会语境的影响[29]。Duan (2021)则从昼夜变化与季节循环的角度讨论诗中秋的时间结构,揭示其与成熟、变化和生命循环之间的联系。总体来看,这些研究表明,英语诗歌中的秋意象并非单一地指向衰败或感伤,而可同时承载丰盈、成熟、流变与循环等多重意义[30]。

除文学研究外,相关研究还从认知语言学及语篇分析角度考察季节隐喻。国外研究方面, Gustafson (1962)对普希金《叶甫盖尼·奥涅金》中的季节隐喻进行分析[31]; Thom (2022)以英语和越南语歌词为语料,发现两种语言皆存在季节是空间的隐喻映射[32]; Chatti(2020)在阿拉伯政治语篇中考察“Arab Spring/Autumn”隐喻的意识形态功能[33]; Hayrutdinova 等(2021)考察了俄罗斯诗歌中“秋”词所形成的文化概念隐喻,指出秋既可与凋零和终结相联系,也可表现成熟与丰盈等意义[34]。

国内语言学研究主要关注季节词的语义扩展、目标域分布及认知机制。唐瑛(2015)系统考察了英汉“春”的概念隐喻,发现“春”在英汉语中都可以映射欢快之情、希望之境及生命之源[35]。马博森和王荣斌(2014)通过对汉语新闻话语中的季节隐喻进行研究,发现人们多选用春季和冬季表达式表达隐喻义[36]。聚焦“秋”,贾慧敏(2021)总结其两大目标域:“秋波”以涟漪之美喻眼神,“三秋”以年数夸张思念[37];谭璐与房国铮(2024)则归纳汉语“秋”四大目标域——动荡时期(“多事之秋”)、收获(“乃亦有秋”)、年数(“三秋兮”)与悲愁(“万里悲秋”)[38]。

综上所述,文学研究多关注“秋”意象的审美功能与情感内涵,认知语言学研究则侧重其概念映射和语义扩展。现有研究或集中于个别作品,或考察“春”“四季”及中日“秋”概念,对英汉“秋”隐喻的系统比较仍显不足。基于此,本文从体认语言学视角出发,结合语料库例证与经典诗文,考察英汉“秋”隐喻的形成、目标域分布及其多样性,并分析身体-环境经验、语言习惯、文化传统和具体语境的共同作用。

2.3. 理论框架

本文的理论框架主要由三部分组成:概念隐喻理论、体认语言学及认知-文化隐喻视角。

概念隐喻理论由 Lakoff 与 Johnson (1980)提出,将隐喻从修辞现象提升为思维的基础机制:人们借助具象的“源域”体验,将其结构映射至抽象的“目标域”以理解复杂概念。隐喻的运作机制包含两大要素:一是隐喻映射,即以具体源域的一部分结构有选择地投射到目标域,且投射具有单向性与部分性;二是意象图式,指由身体-环境互动中频繁、无意识形成的基本知觉模式,如“上下”“容器”图式,为跨域映射提供了组织框架。Lakoff 与 Johnson (1980)将概念隐喻分为三类:结构隐喻、本体隐喻和指向性隐喻[1]。

体认语言学是对认知语言学本土化的重要成果,其哲学基础源自 Lakoff 与 Johnson (1999)在《肉身哲学》中提出的具身哲学,主要包含三大原则:具身心智、无意识认知和隐喻化思维[39]。在此基础上,王寅(2020)提出 ECL 的核心原则——“现实-认知-语言”三位一体,并强调文化既源于个体与群体的认知与语言实践,又不断反作用于认知与语言表达[3]。ECL 不仅揭示了隐喻等语言现象背后的具身-认知生成机制,也为解释英汉“秋”隐喻的共性与差异提供了理论支点。

3. “秋”隐喻的跨语言对比分析

3.1. “秋”的意象形成与意义扩张

“秋”字最早见于商代甲骨文,其字形由“蟋蟀”与“火”组合而成:蟋蟀别名“秋虫”,鸣于秋季;“火”则借谷物焦黄映射成熟时节(庄建灵, 2005) [40]。到了小篆时代,“秋”字演变为“禾+火

+ 龟”以及简化的“禾 + 火”字形；隶楷转换后保留“禾火”结构。《说文解字》释“秋，禾谷熟也”，反映了古人农耕社会对丰收时节的重视。基于对自然经验的联想，“秋”字义由最初的“谷物成熟”引申出“收成”“秋季”“一年第三个季节”，进一步发展为“年”、“一句三月”、“关键时期”，如“多事之秋”，并因秋后万物萧瑟，又引申出“凋敝、悲愁”的情感意象；在五行学说中，“秋”亦象征金、白色、商音与西方，甚至泛化为“飞翔”之义。

在英语中，“autumn”一词源自中古法语“autompne”，进一步追溯到拉丁语“autumnus”，用以指代收获与日渐萧索的季节；其最早在古英语中写作“hærfest”（意为“收割”），后来被“autumn”所取代。最初，“autumn”仅指农作物成熟、收割的时节，象征丰盈与季节变换。随着文化与文学的发展，它的意义逐步扩展：首先，延伸为“一年中的第三季”，与“summer”“winter”并列；其次，因天气转凉、叶落归根，隐喻“衰退凋零”，如“the autumn of life”（人生暮年）；最后，在诗歌与艺术中，更成为表达孤独与感伤的意象。

3.2. 汉语“秋”隐喻的目标域分析

3.2.1. 目标域为动荡/危机时期

“秋”可指代特定的社会或历史时期，常用以象征动荡不安或危机重重的阶段。这一隐喻源自秋季万物凋零、风云易变的体验，以及古人对“秋”既期待丰收又恐惧荒年之复杂认知。以下例证中，源域为“秋”的肃杀与变幻，目标域则为政治、社会或个人的动荡时期。

例1：今公子有急，此乃臣效命之秋也。（司马迁《史记·魏公子列传》）

《史记·魏公子列传》中，朱亥受到魏无忌礼贤求士之举的感召，在危急时刻愿意为其效力。在这里，司马迁以“效命之秋”表示朱亥采取行动、报答知遇的关键时刻。秋季是农作物成熟和收获的重要时期，具有明显的时间紧迫性。这种身体-环境经验被映射到需要及时行动的情境中，使“秋”进一步获得“关键时期”的隐喻意义。

例2：况逢多事之秋，而乃有令患风。（崔致远《前宣州当涂县令王翱摄杨子县令》）

此处“多事之秋”中的“秋”已经由具体季节引申为事务繁多、情况复杂的时期。结合下文可知，原县令因病不能履职，因此需要选择合适人选代理相关事务。“多事之秋”在这里突出的是具体情境的复杂性与紧迫性，体现了“秋”由自然季节向特定时期的意义扩展。

3.2.2. 目标域为“年”

在上古农耕社会，谷物的成熟与收获周期与“秋”紧密相连，“秋”由此作为历时标志，引申出“一年”“若干年”等时间概念。以下两例，源域皆为秋季的周期性体验，目标域则为年数。

例3：“一日不见，如三秋兮。”（《诗经·王风·采葛》）

《诗经》中“一日不见，如三秋兮”将秋季作为时间单位隐喻年数，其中“一秋”原指“一年”，演化出“三秋”即“三年”之义。源域“秋”的周期性体验，农耕社会中每年秋收与季节更替的具身感知，通过数量叠加，以“三秋”形式表达漫长岁月的积累。目标域“年数”由此得以具象化，诗人借此突出离别思念的刻骨铭心：一天的别离，在心中却如同三年之久。

例4：……在它解释人生的时候，便能象预言家似的为千秋万代写下一真理：“古时丧乱皆可知，人世悲欢暂相逢。”（CCL语料库）

此处“千秋万代”中的“秋”已由具体季节义引申为“年”，并通过数量叠加表示极其漫长的时间。

秋季作为一年循环中的重要节点,具有明显的周期性,这种季节经验进一步延伸到时间计量领域,使“秋”获得“年”的意义。在该语境中,“千秋万代”强调时间跨度的久远,表示某种认识或真理能够跨越漫长岁月而持续存在。

3.2.3. 目标域为收获

秋天是收获的季节,粮食作物成熟在望,是农业生产周期中最关键的一环。除了物质上的丰盈,“秋”也象征着精神、学业、人生等层面的圆满与成果。因此,在诗文与文学中,秋常常作为隐喻,表达辛劳之后的收获。

例 5: 若农服田力穡,乃亦有秋。(《尚书·盘庚上》)

“若农服田力穡,乃亦有秋”原意是说如果农人勤于耕种,到了秋天自然会有好收成。这里,“有秋”则借秋季收获的丰盈与满足感,映射为对迁都决策成效的期待,将朴素的农耕经验升华为国家治理的修辞策略。

例 6: ……五十载风风雨雨,五十载春华秋实,五十载艰苦创业,五十载高歌猛进,一切幸福和难忘的记忆都浓缩在……(CCL 语料库)

“春华秋实”源自季节变化的自然规律,“春华”指春天开花,“秋实”指秋天结果。该表达将春季孕育、秋季成熟的自然过程映射到长期发展与成果积累的过程之中。其中,“春华”突出起步与成长,“秋实”则强调成熟与收获,使抽象的发展历程及其成果获得具体可感的表达。

3.2.4. 目标域为悲愁

汉语中常以“秋”隐喻“悲愁”“凄凉”等情感,这一用法源于秋季自然景观带来的具身体验:草木凋零、凉风阵阵、昼短夜长,让人不自觉地感受到寒意与孤寂。

例 7: 万里悲秋常作客,百年多病独登台。(杜甫《登高》)

杜甫将漂泊不定与家国飘摇的情感体验融合于秋景之中。源域为秋天万物凋零、风急天高的自然景象,目标域则为诗人的内心忧愁与孤苦境遇。“悲秋”已成为高度凝练的文化象征,其感伤意味不仅来自季节的感官体验,也来自士人对乱世的深切忧思。通过将环境的肃杀与心里的沉痛相映照,诗人构建出一个情景交融的忧愁语境,使“秋”成为哀愁情绪的具象载体。

例 8: ……半残青紫,犹印小唇丹。南陌上,落花闲。雨斑斑。不言不语,一路伤秋,都在眉间。(CCL 语料库)

在这段现代诗意的描写中,“伤秋”被用以隐喻内心的悲愁与失落。“半残青紫”、“落花”、“雨斑斑”等具身意象营造出凋零与凄凉的秋日氛围:凋谢的花瓣暗示生命脆弱与时光流逝,天空细雨增添寒意与孤寂,种种感觉共同构成了对秋天肃杀景观的体验。基于这一源域,该句以“一路伤秋,都在眉间”将外在的秋景映射到目标域“悲愁”,内心的愁绪如同秋风吹过,细雨打湿眉梢,绵延不断。

3.2.5. 目标域为人生衰老、生命暮年

将四季轮回比作人生阶段是常见隐喻,“秋”对应中年至晚年。草木凋零、生机收敛的秋景,自然映射到人体的衰老。

例 9: 常恐秋节至,焜黄华叶衰。(《长歌行》)

此句表达了对青春消逝、年华老去的忧虑。“秋节”原本指秋天时节,但在诗中却不再仅是自然季节,而是象征人生步入衰老的阶段。源域中“焜黄华叶”暗示植物凋谢、失去生机,目标域则是人的容貌

与生命状态开始衰退。“华叶”象征青春与美丽，“焜黄衰落”则对应容颜老去、精神不再旺盛。诗人通过对秋季植物生理状态的细致描写，形象而深刻地映射人生暮年景象。

例 10:……芦苇的诗“蒹葭”。从儿时在家乡塾中诵读《诗经》起,直到生命的晚秋,“蒹葭苍苍,白露为霜”,一直是我心灵诗意栖居的艺苑。(CCL 语料库)

在这句话中,“生命的晚秋”被用来隐喻人生的晚年阶段。源域中的“晚秋”具有草木渐衰、气温转凉和季节趋近结束等自然特征,目标域则对应人的生命历程及其后期阶段。作者将从“儿时”到“生命的晚秋”的时间跨度并置,使“晚秋”不仅体现出人生由盛转衰的阶段性特征,也强化了个人生命历程不断推进的时间感。由此,秋季接近一年末段的自然体验被映射到人生晚年,使“晚秋”获得“生命暮年”的隐喻意义。

3.2.6. 目标域为细微

与“秋”所代表的时间、情感或生命阶段不同,其在某些语境中还被赋予“极其细微”的概念隐喻。这类隐喻来源于具身经验中对秋季鸟兽换毛时新生绒毛的感知,即秋天所生细毛,柔软细小、几不可见,因此成为表达精微、纤细之义的源头。

例 11:秋毫不敢有所犯(《史记·项羽本纪》)

此句中,“秋毫”原指秋天新长出的动物细毛,后比喻极细之物。“秋毫不敢有所犯”隐喻连最细微的事物也不侵犯,强调为政清廉、不取分毫。源域中的“秋毫”作为具身可感的极细物象,目标域则是行为尺度之严谨与细致,进一步扩展到权力使用中的谨慎节制。此隐喻不仅建立在对自然毛发形态的观察上,更蕴含古人以身体体验类比社会规范的认知策略。

例 12:……能透视出五脏六腑,二丑奴才或者宵小之徒的心思,会被全然洞察、秋毫无遗。倘若哪位宫妃不甘寂冷深宫,动了红杏出墙的心思,这面镜子也……(CCL 语料库)

在这段现代语境下,“秋毫无遗”将源域“秋毫”从自然现象扩展至认知能力与洞察深度的目标域。源域中,“秋毫”源自对秋季动物换毛时新生绒毛的具身感,这些新毛柔软纤细、几乎不可见,却真实存在。在目标域层面,“秋毫无遗”映射对人物内心、微小动机乃至最隐秘思维的全方位洞察。该句以“透视五脏六腑”“洞察宵小之徒的心思”并列“秋毫无遗”,表达了无论多么隐蔽的念头都逃不过全知视角的修辞效果。

3.2.7. 目标域为高洁的品格和境界

在中国古典文化中,秋天常被赋予超越时令的精神象征意义。尤其在山水诗文中,“秋”的清朗、澄澈、宁静等自然属性,常被文人墨客隐喻为一种高洁脱俗、超凡出尘的品格与境界。这类隐喻以视觉与感知经验为依托,通过将秋水、秋空的澄澈广远投射到人的内在世界,构建出一种理想化的精神状态。

例 13:“秋水共长天一色”(《滕王阁序》)

王勃在《滕王阁序》中以“秋水共长天一色”描绘江天一色、天地澄明的壮丽景象。“秋水”作为秋季江水的特定表征,清澈、宁静、通透,在具身经验中给人以心神俱静之感。诗人将这类“澄澈”“静远”的自然景观转化为精神象征,隐喻理想人格所追求的淡泊明志、高洁自持的境界。

例 14:心同秋水净,思与群山永。(《衣带岭》)

该句以“秋水”比喻人的内心状态。“秋水”具有清澈、澄明、宁静等视觉特征,这些自然属性被映

射到人的精神世界，使“心”呈现出清静、澄澈的状态。通过“心同秋水净”的表达，秋水由具体的自然景象进一步获得了描述内心状态的隐喻意义，体现了自然感知经验向抽象心理状态的映射。

3.3. 英语“秋”隐喻的目标域分析

3.3.1. 目标域为人生衰老/暮年

在本文所选英语语料中，autumn 常被视为人生进入成熟、转折甚至衰退的阶段。这一映射基于自然经验：秋天是从盛夏向寒冬过渡的季节，万物开始凋零，叶子变黄飘落。个体对“秋”的身体-环境感知被延伸至对人生晚期的隐喻表达，赋予“autumn”象征意味。

例 15: That time of year thou mayst in me behold,
When yellow leaves, or none, or few, do hang
Upon those boughs which shake against the cold,
Bare ruined choirs, where late the sweet birds sang; (William Shakespeare, *Sonnet 73*)

这段诗中，莎士比亚直接以“yellow leaves”(黄叶)和“bare ruin'd choirs”(荒凉的树枝，比喻荒废的教堂唱诗席)等意象来描绘生命即将走向终结的晚年阶段，而“that time of year”即象征“秋天”。源域为秋天的自然景象，即树叶变黄、枝干枯槁、寒风瑟瑟、鸟儿离去；目标域则是诗人自我感知的生命状态，即青春远去、精力不再、孤独与终老临近，使“autumn”成为人生转入暮年的隐喻。

例 16: Murray Samuel Abramowitz is in the autumn of his life... (COCA 语料库)

“The autumn of one's life”是英语中极为典型的固定搭配，意指“人生的秋天”，即人的晚年。“autumn”此处作为源域，蕴含“落叶”、“黄昏”、“终章”等感知性特征；而目标域“人生阶段”则通过这些特征被构建为带有些许凋零与结束感的人生阶段。

3.3.2. 目标域为收获/成熟

在本文所选英语语料中，秋天还作为丰收和成果积累的季节被广泛认知。秋天是农作物成熟、收割的时节，承载着自然界繁荣与生命圆满的象征意义。因此，“autumn”常被隐喻为人生中积累经验、收获成果以及达到成熟的重要阶段。

例 17: No spring nor summer beauty hath such grace
As I have seen in one autumnal face. (John Donne, *Elegy IX: The Autumnal*)

John Donne 以“autumnal face”比喻年长女性的面容，并将其与春夏之美进行比较。这里的“autumnal”并不主要表示衰败或忧郁，而是突出成熟、沉静与优雅。该例表明，秋季由盛转衰的自然阶段并不必然产生消极评价，也可以被映射为人生经验积累后形成的成熟之美。

例 18: Season of mists and mellow fruitfulness,
Close bosom-friend of the maturing sun;
Conspiring with him how to load and bless
With fruit the vines that round the thatch-eaves run... (John Keats, *To Autumn*)

Keats 在诗中将“autumn”描绘为“迷雾和成熟果实的季节”，赋予秋天丰收与成熟的意象。通过“mellow fruitfulness”和“load and bless with fruit”等具体描写，诗人强调秋天作为生命历程中成果积累的阶段，象征自然界和人生的丰盛收获。在此，“autumn”不仅是季节名称，更隐喻人生成熟与收获的时

期, 承载着对努力成果的肯定与赞美。

3.3.3. 目标域为怀旧与思念

在英语文学中, 秋天常承载着对逝去岁月的回望与深切眷恋。

例 19: Tears, idle Tears, I know not what they mean,
Tears from the depth of some divine despair,
Rise in the heart, and gather to the eyes,
In looking on the happy Autumn-fields,
And thinking of the days that are no more. (Alfred Lord Tennyson, *Tears, Idle Tears*)

在这首诗中, 田野里丰盈的“Autumn-fields”(秋日田野)成为源域, 将秋天特有的金黄景象与落叶微凉的视觉与触觉体验投射到情感领域中。诗人通过对“happy Autumn-fields”的凝视, 唤起对“days that are no more”(逝去岁月)的深切回忆与怅惘。此处的“Autumn-fields”不仅描绘了秋季的田园风光, 更隐喻了对过去美好时光的怀念。

3.4. 英汉“秋”隐喻的共性分析

体认语言学与概念隐喻理论均认为, 隐喻源自身体与环境互动的具身体验。“秋”作为自然季节, 其感知特征在英汉两种文化中都被映射到人生历程、情感体验和成果积累等抽象领域, 形成了跨语言的相似隐喻模式。

首先, “秋”隐喻人生暮年在英汉中皆有表现。汉语《长歌行》“常恐秋节至, 焜黄华叶衰”以黄叶飘零隐喻容颜衰败; 英语“the autumn of his life”同样借“落叶”“黄昏”“终章”等意象构建“生命 = 季节”的隐喻结构。两种语言的表达都与对秋季由盛转衰的共同感知有关, 体现了英汉“秋”隐喻在具身基础上的相似性。

其次, “秋”与悲愁情感的联结在英汉两种语言中都很常见。汉语杜甫《登高》“万里悲秋常作客”用“悲秋”表达身世漂泊与乱世惆怅; 英语中, Tennyson 通过对“happy Autumn-fields”的凝视引出对逝去时光的回忆, 使秋日景象与怀旧、感伤等情感产生联系。

再次, “秋”隐喻收获与成熟亦表现出共性。汉语“春华秋实”将春季孕育、秋季成熟的自然过程映射为长期发展与成果积累; 英语“mellow fruitfulness...load and bless with fruit”具体描写秋日的果实累累, 将秋季丰收的景象隐喻为努力得到回报的过程。此类隐喻均与人们对秋季成熟和收获过程的共同经验有关。

上述三类隐喻在英汉中均有表现, 说明相近的季节感知经验为两种语言中“秋”隐喻意义的相似性提供了共同的认知基础。

3.5. 英汉“秋”隐喻的差异分析

尽管英汉语言在“秋”概念的隐喻表达中存在一定的认知共性, 但本文所选语料在目标域选择和情感倾向等方面也呈现出一定差异。

首先, 在本文所选汉语语料中, “秋”除用于表达人生衰老、悲愁与收获等意义外, 还可指向关键时期、复杂情境、年数和细微事物等目标域。如《史记·魏公子列传》“此乃臣效命之秋也”将“秋”作为关键时刻的时间隐喻, 源域为秋收紧迫的季节体验, 目标域则映射为个人忠诚义举的历史节点。这种从季节经验向关键时期的隐喻迁移, 体现了秋收紧迫感与具体社会情境之间的联系。类似地, “多事之秋”将秋季变化所带来的不安感延伸至复杂多变的社会时期。不过, 汉语中的“秋”也可表达个人悲愁、思

念、衰老与生命感受，因此其隐喻意义并不限于政治、社会或伦理语境。

在本文所选英语语料中，“autumn”较多与人生阶段、成熟、怀旧和情感体验等意义相联系。莎士比亚借黄叶与枯枝表现生命后期，济慈则通过果实成熟和季节变化表现丰盈与生命进程。Donne 笔下的“autumnal face”还可表现成熟与优雅。由此可见，英语中的“autumn”既可指向衰退与时间流逝，也可表示成熟、丰收与生命循环，其意义同样会受到作家、作品和具体语境的影响。

其次，在隐喻的生成过程中，两种语言对秋季细节的选择也不同。如汉语“秋毫不敢有所犯”中的“秋毫”本指秋天动物身上新生的细毛，映射到为政廉洁的极端谨慎，这一表达将对秋季细毛的感知延伸至行为尺度与道德评价，突出谨慎、精细和自我约束等意义。本文所选英语语料中尚未发现与之完全对应的表达，但这并不排除其他时期、体裁或语境中存在类似用法。

综上所述，英汉“秋”隐喻虽然建立在相近的季节感知基础上，但在本文所选语料中呈现出不同的目标域分布与情感倾向。这些差异并非由单一文化因素决定，而是受到语言习惯、文本类型、作家经历、历史传统和具体语境等多重因素的共同影响。同时，两种语言内部均存在较为丰富的意义变化，体现出“秋”隐喻在具体使用中的多样性与复杂性。

3.6. “秋”隐喻的多样性与复杂性

上述分析表明，“秋”隐喻并不具有单一、固定的意义。同一季节经验可以形成不同的情感取向：秋季草木凋零、气温下降等自然特征，可以被映射为衰老、悲愁与生命衰退；而谷物成熟、果实丰盈和秋色澄明等特征，又可以被映射为收获、成熟与平静。正如杨静(2007)所指出的，古典诗词中的秋意象不仅可以表现悲愁，也可以承载奋发进取和豁达乐观等意义[23]。

英汉两种语言内部均体现出这种意义的多样性。汉语中的“秋”既可表达悲愁、衰老，也可表示收获与清澈平静的内心状态；英语中的“autumn”既可与人生暮年和怀旧相联系，也可表现成熟、丰盈与季节循环。Nemoianu (1978)对济慈《秋颂》的分析也表明，诗中的秋在时间推进、空间转换和观察视角变化中不断展开，具有动态而复杂的意义[27]。

此外，“秋”隐喻的形成与理解还受到多重因素的共同影响。共同的身体-环境经验为隐喻映射提供认知基础，而语言习惯、文化传统、作家经历、作品题材和具体语境则影响人们对秋季不同特征的选择与突出(Kövecses, 2005) [2]。因此，英汉“秋”隐喻的具体意义并非由某一因素单独决定，而是在多种因素的共同作用下形成的。

4. 结语

本研究以体认语言学、概念隐喻理论和认知-文化隐喻视角为理论基础，围绕英汉语言中“秋”相关隐喻表达展开对比分析。研究表明，“秋”隐喻既植根于人类对季节变化的身体-环境经验，也会受到语言习惯、文化传统、作品题材和具体语境等因素的共同影响。

关于第一个研究问题，英汉语言中“秋”隐喻的形成均以秋季气候、植物变化和农业生产等自然体验为基础。草木凋零、天气转凉和日照缩短等特征，可进一步映射到衰老、悲愁与生命变化等抽象领域；谷物成熟、果实丰盈等特征，则可映射到收获、成熟和成果积累。由此，“秋”的季节意义通过认知映射不断扩展，体现了由身体-环境体验到抽象概念表达的生成过程。

关于第二个研究问题，英汉“秋”隐喻在人生衰老、收获成熟和悲愁感伤等意义上具有一定共性，同时在目标域选择和情感倾向方面呈现出不同侧重。在本文所选汉语语料中，“秋”还可表示动荡或危机时期、年、细微以及清澈平静的内心状态；英语中的“autumn”则还可与怀旧、思念和生命循环等意义相联系。不过，两种语言内部均存在丰富的意义变化：“秋”既可以表现衰退、孤独和悲愁，也可以表达

成熟、丰盈、宁静与收获。因此，其具体意义并非固定不变，而会随着作品内容和语境的变化有所调整。

关于第三个研究问题，英汉“秋”隐喻的形成与使用受到多重因素的共同影响。共同的身体-环境经验为相似的隐喻映射提供了认知基础，不同语言中的表达习惯和文学传统则影响了具体目标域的选择；作家经历、作品题材、文本类型和具体语境也会使同一季节意象呈现出不同的情感取向。由此可见，文化传统是影响“秋”隐喻的重要因素之一，但并非唯一的决定因素，英汉之间的差异主要表现为本文所选语料中的不同侧重。

本研究也存在一定局限。语料类型以书面文本为主，口语语料相对不足，对日常会话中“秋”隐喻的使用情况未能充分覆盖；此外，对同一目标域下英汉隐喻表达的语义韵差异也未做深入量化分析。未来研究可进一步拓展语料类型，结合实验研究，探究不同社会群体对“秋”意象的认知建模与心理表征。

参考文献

- [1] Lakoff, G. and Johnson, M. (1980) *Metaphors We Live by*. University of Chicago Press.
- [2] Kövecses, Z. (2005) *Metaphor in Culture: Universality and Variation*. Cambridge University Press.
<https://doi.org/10.1017/cbo9780511614408>
- [3] 王寅. 体认语言学[M]. 北京: 商务印书馆, 2020.
- [4] 沈家煊. “语法化”研究综观[J]. 外语教学与研究, 1994(4): 17-24+80.
- [5] 崔璇, 卢卫中. 基于语料库的英汉“网”隐喻对比研究[J]. 西安外国语大学学报, 2017(2): 1-5.
- [6] Lakoff, G. and Johnson, M. (2002) Why Cognitive Linguistics Requires Embodied Realism. *Cognitive Linguistics*, **13**, 245-263.
- [7] Yu, N. (2003) Metaphor, Body, and Culture: The Chinese Understanding of Gallbladder and Courage. *Metaphor and Symbol*, **18**, 13-31. https://doi.org/10.1207/s15327868ms1801_2
- [8] Ungerer, F. and Schmid, H.-J. (1996) *An Introduction to Cognitive Linguistics*. Addison Wesley Longman.
- [9] Kövecses, Z. (2017) Levels of Metaphor. *Cognitive Linguistics*, **28**, 321-347. <https://doi.org/10.1515/cog-2016-0052>
- [10] Yu, N. (1995) Metaphorical Expressions of Anger and Happiness in English and Chinese. *Metaphor and Symbolic Activity*, **10**, 59-92. https://doi.org/10.1207/s15327868ms1002_1
- [11] Kövecses, Z. (2000) *Metaphor and Emotion: Culture and Body in Human Feeling*. Cambridge University Press.
- [12] Ogarkova, A., Soriano Salinas, C.M. and Gladkova, A. (2016) Methodological Triangulation in the Study of Emotion: The Case of “Anger” in Three Language Groups. *Review of Cognitive Linguistics*, **14**, 73-101.
<https://doi.org/10.1075/rcl.14.1.04oga>
- [13] Forceville, C. (1996) *Pictorial Metaphor in Advertising*. Taylor & Francis. <https://doi.org/10.4324/9780203272305>
- [14] Forceville, C. and Urios-Aparisi, E. (2009) *Multimodal Metaphor*. Mouton de Gruyter.
- [15] Aliakbari, M. and Khosravian, F. (2013) A Corpus Analysis of Color-Term Conceptual Metaphors in Persian Proverbs. *Procedia—Social and Behavioral Sciences*, **70**, 11-17. <https://doi.org/10.1016/j.sbspro.2013.01.033>
- [16] 林书武. 隐喻: 其认知力与语言结构评介[J]. 外语教学与研究, 1994(4): 62-63.
- [17] 束定芳. 隐喻学研究[M]. 上海: 上海外语教育出版社, 2000.
- [18] 胡壮麟. 认知隐喻学[M]. 北京: 北京大学出版社, 2004.
- [19] 刘晓宇, 刘永兵. 英汉“深/浅”空间隐喻的普遍性与文化差异性[J]. 现代外语, 2020, 43(6): 743-755.
- [20] 刘晓宇, 刘永兵. 认知视角下英汉“大/小”空间隐喻的比较研究[J]. 解放军外国语学院学报, 2022, 45(2): 17-24.
- [21] 黄兴运, 谢世坚. 体认语言学观照下隐喻映射的“多源性”研究——基于“愁”的概念隐喻分析[J]. 外国语文, 2022(3): 89-97.
- [22] 李文静. 基于事件域认知模型的英汉隐喻类谚语体认对比研究[D]: [硕士学位论文]. 重庆: 四川外国语大学, 2022.
- [23] 杨静. 古典诗词鉴赏教学中秋意象文化的多维解读[J]. 天津市教科院学报, 2007(4): 88-90.
- [24] 孙小梅. 四时意象最爱秋——柳永羁旅行役词秋意象统计及分析[J]. 山西师大学报(社会科学版), 2011, 38(1):

104-107.

- [25] 桑淑筠. 论黄景仁诗歌中的“秋”意象[J]. 华北水利水电学院学报(社科版), 2011, 27(2): 80-82.
- [26] 史荣丽, 刘杰. 中西方咏秋诗意象比较[J]. 世界文学评论, 2009(1): 237-239.
- [27] Nemoianu, V. (1978) The Dialectics of Movement in Keats's "to Autumn". *PMLA/Publications of the Modern Language Association of America*, **93**, 205-214. <https://doi.org/10.2307/461956>
- [28] Patterson, A.M. (1979) "How to Load and... Bend": Syntax and Interpretation in Keats's *to Autumn*. *PMLA/Publications of the Modern Language Association of America*, **94**, 449-458. <https://doi.org/10.2307/461931>
- [29] Marggraf Turley, R., Archer, J.E. and Thomas, H. (2012) Keats, "to Autumn", and the New Men of Winchester. *The Review of English Studies*, **63**, 797-817. <https://doi.org/10.1093/res/hgs021>
- [30] Duan, Y. (2021) On the Cyclical Movement in John Keats's "to Autumn". *The Explicator*, **79**, 119-122. <https://doi.org/10.1080/00144940.2021.1965515>
- [31] Gustafson, R.F. (1962) The Metaphor of the Seasons in Evgenij Onegin. *The Slavic and East European Journal*, **6**, 6-20. <https://doi.org/10.2307/304827>
- [32] Thom, S.T. (2022) Investigation of Season Metaphors from the Perspective of Cognition: Season as Space. In: *Proceedings of the 4th Conference on Language Teaching and Learning*, AIJR Publisher, 159-166. <https://doi.org/10.21467/proceedings.132.18>
- [33] Chatti, S. (2020) Seasonal Metaphors in Arab Journalistic Discourse. *Metaphor and the Social World*, **10**, 22-44. <https://doi.org/10.1075/msw.18020.cha>
- [34] Hayrutdinova, G.A., Wang, X. and Zhang, X. (2021) The Conceptual Metaphors Formed by Culture in the Functioning of the Autumn Word in the Works of Russian Poetry. *International Journal of Society, Culture & Language*, **9**, 91-100.
- [35] 唐瑛. 英汉季节词“春”之概念隐喻对比研究[J]. 湖南科技学院学报, 2015, 36(9): 163-164.
- [36] 马博森, 王荣斌. 基于汉语新闻语料库的季节隐喻研究[J]. 安徽大学学报(哲学社会科学版), 2014, 38(3): 68-74.
- [37] 贾慧敏. 英汉语言中的“春夏秋冬”隐喻对比分析[J]. 开封文化艺术职业学院学报, 2021, 41(3): 78-80.
- [38] 谭璐, 房国铮. 认知语言学视野下中日“秋”概念的隐喻分析[J]. 西部学刊, 2024(21): 165-168.
- [39] Lakoff, G. and Johnson, M. (1999) *Philosophy in the Flesh: The Embodied Mind and Its Challenge to Western Thought*. Basic Books.
- [40] 庄建灵. 英汉“秋”语词理据小考[J]. 泉州师范学院学报, 2005(3): 111-113.